

晚清英文教材中呈現的吳音及其音變探討*

叢培凱**

摘要

晚清時期，中西交流頻繁，中國對於英文學習的需求大增，清人所編著的英文教材也應運而生。諸類教材的英語詞彙發音，多以漢字標註，須以粵音或吳音讀之，因此晚清英文教材的音註字實具有地域方音特徵。本文以近代吳音為研究主題，探討與此相關的教科書文獻，計有《英話註解》、《英字入門》、《英字指南》三種。本文分別以對音法、對譯規則法、方音對照法等角度，對於諸類文獻進行研究嘗試，討論近代上海入聲韻尾、寧波鼻音韻尾、「江浙通用字音」等議題，希冀藉由晚清英文教材，結合過往西方傳教士的方言紀錄，對於近代吳音研究能有進一步的增益。

關鍵詞：晚清英文教材、漢字音註、近代吳音、音變

* 本文初稿來源有三：一為〈從曹驥《英字入門》論晚清滬音入聲韻尾之現象——以西洋傳教士文獻之紀錄談起〉，2018 年 5 月 12 日發表於輔仁大學「第十六屆國際暨第三十六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渥承講評人李鵬娟助理教授指導。二為〈論晚清英文教材對於歷史吳音建構的意義〉，2021 年 12 月 9 日發表於東吳大學「東坡文化論壇暨人・物・文・學——2021 兩岸學術研討會」，感謝講評人李柏翰副教授斧正。三為〈博選西書，由博反約——從《英字指南》論晚清時期的「江浙通用字音」〉，2022 年 5 月 26 日發表於東吳大學「東亞文圖學與文化交融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承蒙講評人吳瑞文研究員指正。本文為科技部（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晚清英文教材中的漢字吳音註釋研究」（計畫編號：MOST 110-2410-H-031-063-）部分成果。本刊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意見，也使本文更為完備。對於各位師長的指導，筆者特此申謝。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歷史語音的研究，方法多途，若有與之相呼應的歷史文獻作為依據，有助於該語音系統的建構。侍建國指出中國傳統音韻學中，時常藉由歷史文獻的查考，建構漢語史的音韻系統，稱此法為「釋證法」。侍氏認為傳統音韻學在「釋證法」的應用上，與西方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有差異。¹ 按侍建國 (2011: 5) 所言，「釋證法」強調「材料的真實性」及「材料的全面性」。就「材料的全面性」討論，若所依據的歷史文獻性質來源過於單一，則希冀在研究視角上，能有其他資料作為輔證，以求論證之確切。

十九世紀漢語方言研究所依據的文獻，與西方傳教士的調查有密切關係。游汝杰曾言在 1840 至 1940 年間，基督教因傳教目的，集中調查、描寫各地漢語方言。² 該時期西方傳教士的方言學著作，根據游汝杰 (2002: 6) 考述，總計「方言聖經（不包括文理本和各種官話本）共有 600 多種；傳教士的其他漢語方言學著作，包括課本、會話、詞典、詞彙集、語法書等，共有 249 種，所涉及的方言包括吳、閩、粵、客、贛五大類」。對於西方傳教士的方言學著作，前人有分歧的評價，褒貶不一。正面視之者，以為諸類著作對於該時期的方言演變研究，實為寶貴素材。³ 亦有持反面立場者，以為當時傳教士受限於

¹ 侍建國 (2011: 2) 言：「中國音韻學家雖然沒有運用西方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法研究漢語史，但中國傳統音韻學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對語言古老性進行研究；在考察文獻中的漢語古老性方面，其他學派望塵莫及。比如，漢語史研究常用的『釋證法』（或者叫文獻考證法），就是考證漢語古老性的一種有效方法。」

² 游汝杰 (2002: 3) 言：「西來的傳教士可以分為天主教和基督教（或稱耶穌教），後者更熱衷於用方言翻譯聖經，直接用方言布道傳教，因此對漢語方言的調查、描寫和記錄也更多。基督教對漢語方言學的貢獻集中在 19 世紀 40 年代至 20 世紀 40 年代這一百年間。」

³ 正面肯定者，如游汝杰 (2002: 34) 言：「他們用西方語言學，尤其是語音學知識、記錄、分析和研究漢語方言，所撰方言學著作，是研究 19 世紀後半期至 20 世紀初期的漢語方言的寶貴材料，也是研究方言歷史演變的寶貴材料，切不可等閒視之。」

語言學科素養，故其方言記錄成果有限。⁴

除西洋傳教士著作外，是否有其他性質的文獻，可作為該時期方音研究的依據？晚清時期，清人英文學習的需求大增，因而撰成不少英文教材。由於體例緣故，諸類文獻音註有地區方音特徵，其中包含吳語方言。本文欲藉此討論晚清英文教材中所呈現的近代吳音，在釐清其文獻音註的產生背景，掌握各教材的體例特徵後，嘗試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探析其吳音內容。各本文獻分別以近代上海入聲韻尾、寧波鼻音韻尾、「江浙通用字音」等主題進行探究，並從中檢討各研究方法的助益與侷限。筆者期盼對於近代吳音的研究，除依據西洋傳教士的調查紀錄外，有另一文獻視角的觀察可能。

二、晚清英文教材中漢字吳音註釋的產生背景

近代中國歷史中，在中國與海外諸國的接觸下，對於外語翻譯的需求日漸增長。根據周毅研究，十六世紀時，隨著葡萄牙人至廣東、澳門一帶，出現了近代通事，也產生了澳門葡語、廣州葡語。隨著英國對華的影響漸長，時人對英語的重視漸高於葡語，廣州英語也因此誕生，影響甚大。⁵ 周氏認為在 1840 年至 1919 年間，中國對英語學

⁴ 持負面評價者，如何耿鏞 (1984: 82) 云：「總的說來，由於那些編寫者缺乏語言學修養，各人自搞一套，拼寫很不一致，各家拼法上的參差和錯誤相當不少；對於漢語語音的特點，由於語音學知識的缺乏也不能正確地加以分析和說明。因此，從方言研究的角度看，『西洋人對於中國現代方言作的那麼多的書裡，除去少數學者的作品，大部分只能作為參考的材料，不能作為研究的根據。它們在語音學上的價值是很有限的。』」

⁵ 周毅 (2005a: 131) 言：「從 1637 年英國人第一次來廣州通過一位只懂中葡語言的通事與中國人打交道起，到 1715 年廣州英語開始成為中外貿易的通用語止，廣州的中國商民和被稱為『紅毛番鬼』的英國人已打了大半個世紀的交道。在打交道的過程中，雙方自然需要一種語言溝通，於是就像澳門葡語發生的路徑一樣，廣州英語也應運而生。在 1715 年之後的一百多年間，尤其在 1757 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洋船只許在廣州收泊』，對外經貿僅限廣州一口以及 1760 年廣州貿易制度（『公行』制度）得以恢復到鴉片戰爭後五市通商

習的需求達至高峰。⁶ 如時人曹驥在《英字入門·序》中曾云：

各國語言文字，即上知亦難徧學，亦先學其要者而已。今方國通商之國，莫甚於歐羅巴洲，而歐洲中，固推英國為巨擘，其餘如俄、普、法、荷等國之商人，大半皆能識英字、道英語者，無他，欲其貿易之盛，懋遷之廣，不得不學之以相與有成也。
(頁 1)⁷

當時「廣州英語」的傳布，已不限於廣州、澳門一帶，由於商業因素，上海地區亦有英語交流的需求。所謂「滬上貿易之盛，甲於各口，西人來中土貿易者，亦以吾滬為總匯」(〈序〉，頁 3)，在上海地區的英語學習需求提升之下，原留存於上海地區的「廣州英語」逐漸被「上海英語」取代：

直至 19 世紀 70 年代，上海洋行的買辦「半皆粵人為之」，通事的情況與買辦的情況大致一樣。第一次鴉片戰爭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上海一帶的翻譯和商業中介的任務最初大多是由來自廣東的一些通事和買辦所承擔，正是他們把廣州英語帶到了上海。但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對通事的需求和要求大大提高，出現了供不應求的局面，於是，上海本地人也逐漸開始學習使用英語，他們用上海方言標注讀音以便更好、更快地掌握英語，如像在上海的寧波人馮澤夫以寧波話注音編著《英語注

口岸開埠，廣州英語穩步而迅速地取代澳門葡語而成為中外貿易不可替代的國際通用語(lingua franca)。」

⁶ 周毅 (2005b: 1) 言：「英語在晚清中國的興起及其影響在 1840 年前後至 1919 年間表現得特別突出，因為這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國人與外國人特別是西方人真正有意識相互接觸、相互交流的時期，也是近代國人從被迫睜眼看世界到主動向西方和日本討教的時期。其間，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⁷ 以下引用刻本書，都在行文中直接稱述書名，並隨文括註出處所在之(卷、篇、)頁別。

釋》(1860年)和上海人曹驤以上海話注音編著《英字入門》(1874)。1879年,由畢業於上海廣方言館的楊勳編著、以江浙地區通用的吳語語音標注的《英字指南》出版。至此,從書面語言確立的角度而言,廣東洋涇浜英語就基本上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取而代之的則是上海洋涇浜英語;……。(周毅 2005a: 134)

周振鶴 (1996: 165) 曾云:「國人接觸英語,最先從廣東,隨後由上海,難怪英語外來語中多有粵腔與吳調」。「廣州英語」至「上海英語」的變遷背景與當時清人所撰寫的英語教材有密切關係。諸類教材多以漢字標音,其漢字標註則偏重以粵音或吳音讀之。如廣東香山人唐廷樞著有《英語集全》,該書強調書中漢字標音特色為「即照正廣東省城土音讀之」(頁 4b)。由上述歷史背景可知,晚清的英語學習深受「廣州英語」及「上海英語」的變遷影響。清人英文教材亦與此背景相關,但諸類教材並不侷限以廣州或上海語音進行漢字標註;如上所言,其漢字標註同屬吳語範疇,但其中仍有地域差異,不能僅以上海方音閱讀學習。

這些晚清英文教材既以漢字吳音註釋,其漢字音註自然具有吳方言特徵。根據莫再樹研究,諸類文獻的出現,代表著當時的對外貿易重心,已從起初的廣州逐漸北移。⁸ 晚清時期具有吳音特徵的英文教材,根據筆者整理,有《英話註解》、《英字入門》、《英字指南》等文獻,以下分述。

⁸ 莫再樹 (2012: 155) 言:「鴉片戰爭以後,廣州逐漸失去了其作為對外貿易第一大港口的地位。『廣州版』及『官話版』商務英語詞彙〔兼〕會話讀本和教材分別因其具有濃厚地方特色的粵語注音方式及缺乏廣泛的社會認同基礎而不適合江、浙、滬等地的學習者。於是,逐漸出現了一些以甬音或滬音注音的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商務英語詞彙兼會話讀本。這表明中國洋涇浜英語的中心的北移,也從一個重要側面反映了晚清對外貿易中心逐漸北移。」

（一）《英話註解》

《英話註解》著於咸豐十年（1860），著者為馮澤夫、張寶楚、馮對山、尹紫芳、鄭久也、姜敦五等寧波人士。其序言內容呼應前述晚清英文教材的產生背景。道光時期（1820-1850），隨著五口開放通商，通事買辦的媒介已不侷限於粵語使用者，由於商業目的，馮澤夫等人意識到英語交流的重要，但當時相關英文教材大都以粵音註解，習於吳音人士難以會通。因此，《英話註解》一書以「勾章鄉音」逕行註音。⁹ 謝蓉蓉指出，馮澤夫等人的《英話註解》，開啟了吳音特徵英語教科書的發展。¹⁰

馮澤夫等人所謂的「勾章鄉音」，即指寧波方言。《英話註解》主要對英語詞彙分門別類，如〈天文門〉、〈人倫門〉、〈軍器門〉等，詞彙下各以寧波方言進行漢字音註，如「sun」（日）註「生」、「north」（北）註「司拿」（頁 2a、3a）。《英話註解》的出現對吳音地區的英

⁹ 《英話註解·序》：「竊維中外通商，始於乾隆年間，廣東之香港斯時皆用粵人為通事，以通其言語，即我幫業廣號者，均與十三行交易，不知外國之商情也。至道光壬寅年，奉旨五口通商，貿易日盛，而以上海為大宗。初通之際，通事者仍係粵人居多，邇年以來，兩江所屬府縣亦不乏人，而吾邑惟尹紫芳、鄭久也、姜敘〔敦〕五諸君而已。茲奉諭旨，准於各口通商，中外交易，自必更加蕃盛，但言語不通，雖善於經營者，未免齟齬。吾邑藉於此者十居七八，自宜互相習學，然亟欲習學英話者，亦苦無門可入耳。向有《英語》一書，所注均係廣音，好學者仍無把握，今余會商寶楚張君、對山馮君、紫芳尹君、久也鄭君、敘〔敦〕五姜君等，鉅資著《英話註解》一書，注以勾章鄉音，分門別類，使初學者便於記誦，其中細微曲折，雖不能悉載其辭，而英商之方言已具大略，是書也或亦吾邑懋遷之一助云爾。」（頁 1a-2b）以下但凡引及《英話註解》一書，書名用字一仍原文；然若在行文中稱述此書，書名統一列作《英話註解》。

¹⁰ 謝蓉蓉（2017: 26）言：「18 世紀上半葉到 19 世紀中葉，廣東洋涇浜英語盛行；《英話註解》產生後，上海洋涇浜英語逐漸取代廣東洋涇浜英語，盛行於商界。洋涇浜英語讀本的共同點為用地方方言標注英語發音的標音文化特色，這種標音文化在當時中國迅速傳播流行，成為粵、甬、滬各地爭相模仿和使用的一種洋涇浜英語文化特色。《英話註解》不僅承襲了洋涇浜英語的標音文化，並在廣東英語向上海洋涇浜英語的過渡過程中起了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英話註解》是模仿廣東英語的注音體系而來；標誌著上海洋涇浜英語的誕生。」

語教科書發展，有莫大的推動效應。

（二）《英字入門》

《英字入門》著於同治十三年（1874），作者為上海人曹驥。曹驥熟習英文，並於英租界工部局擔任翻譯職務，《上海通志》載有其人生平。¹¹ 若與將英語詞彙分門別類的《英話註解》比較，曹驥《英字入門》所呈現的體例，更重視英語詞彙的拼合字母數量結構。書中除曹驥〈序〉、〈凡例〉外，內文分別為〈論英字源委〉、〈單字門〉、〈二字拼法門〉、〈三字拼法門〉、〈摘錄四五六字拼法門〉、〈摘錄七字以外拼法門〉、〈數目字門〉、〈點句股及異體字考〉、〈學語要訣〉、〈補論英字六則〉。透過〈序〉可知，《英字入門》的成書目的，與方言區域的差異導致英語學習阻礙有關，曹驥認為當時英文教材的漢字音註，有屬粵音註釋的《英語集全》、《字典集成》，以及「勾章鄉音」的《英話註解》。對於滬音方言者而言，難以藉此學習（頁1）。因此，按其《英字入門·凡例》「是書所註，均取滬音」，如「next」註「納格司脫」、「near」註「你歐」，均是以滬音方式進行音註（頁1、47）。由上引序文可知，滬音與寧波音雖同屬吳語區，曹驥當時已認為二者的語音差異影響上海地區的英語學習。

（三）《英字指南》

《英字指南》著於光緒五年（1879），作者為常州人楊勳。鄒振環曾查考楊勳背景，指出楊勳畢業於上海廣方言館，因此具備英語能

¹¹ 《上海通志》編纂委員會（2005: 6563）說明：「曹驥（1844~1923）上海人。號潤甫。初入外國人所設蒙塾習中西文。清同治元年（1862年），入英租界工部局任譯務。同治十年，入縣庠。著《英字入門》行世，為國人所編英文字典之始。」

力，其著作《英字指南》影響當時英語學習者甚深。¹²《英字指南》附有楊勳自序，言其身任廣方言館的刻苦用功。¹³此外楊勳原有著作《中英萬言集》，但原稿遺失，且歷經波折，而後有《英字指南》之成書。¹⁴相較於《英字入門》，《英字指南》體例更加豐富多元。如卷一有〈字學淺說〉、〈音氣註釋〉、〈通用字母〉、〈書法三昧〉等，旨在說明英語的發音與字母書寫；卷二如《英字入門》，按其結構特徵進行分類，如有〈一聲字部〉、〈二聲字部〉等；卷三、卷四則如《英語註解》般，有以名物分類的〈分類字學〉，還有〈天文〉、〈時令〉等；卷五、卷六為〈貿易須知〉、〈通商要語〉，顯示該書仍與貿易商業有密切關係。根據楊勳自序，《英字指南》音註是以「江浙兩省通用字音逐字詳註」（頁 2b），若觀《英字指南·凡例》所述，會發現楊勳原序中的「江浙兩省通用字音」，轉為「江浙兩省堪以通用」的說法：

所註字音，祇於江浙兩省堪以通用，江蘇之蘇州、松江、常州、太倉四屬，浙江之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五屬，兩省九屬之人，俱可照本屬土音讀之，然各屬每有偏缺口音，要當熟玩。（頁 1b）

¹² 鄒振環（2004: 120-121）言：「楊勳，字少坪，江蘇常州人，是上海廣方言館的畢業生。他未參加過科舉，曾經協助盛宣懷辦理過實業。由於在正式的官辦學堂中受過較好的英語訓練，『英語頗稱純正』。當年向他請教英語的人很多，自稱『數年之內不下三四百人』，因此決定將自己已輯成的《中英萬言集》修改重編成《英字指南》，1879年由美華書館出版。……早期很多英語初學者，都將該書作為教材。」

¹³ 《英字指南·自序》：「勳質素鈍，體素弱，日應館課，夜習西藝，恆非四更不寐，苦心研究因至吐紅減食，形日羸瘠，顧以父師期勗不敢輟也。」（頁 1b-2a）

¹⁴ 《英字指南·自序》：「《中英萬言集》既成，為從學者競相傳鈔，原稿遺失，癸酉復輯併法舉隅，列淺說諸訣各八則，選西字一千九百六十三言，稿甫脫，又為日本領事品川忠道索觀久未見歸。篋中殘稿僅存什之三四而已。屢擬補輯，值雙親相繼見背，遂不果。丁丑下，同里盛君杏蓀試辦鄂中礦務，邀同行，公事多暇，爰檢囊稿，博選西書，蒐羅數千言，嗣又以其繁重，復由博反約，得一千一百三十字。」（頁 2a-2b）

《英字指南》的漢字音註，是楊勳在「兩省九屬」的語音差異下，擇選「堪以通用」的音註字。由《英字指南》的論述可知，楊勳時居上海，上海為重要貿易通商之處，江浙兩省之人亦多匯聚於此，楊勳因有教授英文的契機，進而對江浙兩省學子的方音特徵有一定的認識，並藉此比較異同，進行《英字指南》的漢字音註。¹⁵ 因此，楊勳在文中說明各方言使用者掌握英文發音的情況有所不同，觀其例證，不侷限於「兩省九屬」的範疇，如言「f字之氣，江浙兩省俱有」、「d字本音，安徽全省無之」、「c字本音，嘉興、湖州、紹興三屬無之」、「q之本音，廣音讀之則太過，江浙音讀之則不及」等（卷2，頁49b-51b）。

諸類晚清英文教材，雖同屬漢字吳音註釋，但其依據的方言仍有差異。¹⁶ 教材間或有傳承發展的關係；如前所述，楊勳《英字指南》的成書，稍晚於曹驤《英字入門》，觀《英字指南》的相關說明，可知

¹⁵ 《英字指南·中西口音異同論略》：「竊以為通商各口，當以滬上為一大總匯，彼都人士之僑寓其間者，無省不有。憶自避地南游，寄居申浦，十數年來，海內之士，相與結納者，要惟江浙兩省惟最多，而從學西文者亦不少。……所授江浙兩省生徒，附近通商口岸者，聽其口音之高下，與西字原音，逐字比較，覺各府州屬原音之有無，土音之同異，有歷歷可指者。」（卷2，頁48b-49a）

¹⁶ 以漢字吳音註釋的晚清英文教材，另有未述作者名的《無師自通英語錄》。莫再樹整理該書版本為上海點石齋畫報於光緒十年（1884）石印，並認為《無師自通英語錄》在英語教科書發展歷史的意義，從過往的詞彙教學，走向文句應用的層面。筆者另搜有《無師自通英語錄》光緒二十六年（1900）申昌書局石印本，該書仍是以漢字音註進行教學，如「Yes I am well thank you.」（我好，謝謝你。）音註為：「也司，艾阿姆，委耳，吞克，有。」（頁1b）但其所依據的音註方音更為繁雜，寧波音、北京音皆於其中，如二十六字母中「d」註「提，同寧波音」，但「q」註「克有，同北京音」（頁1a）。因此，《無師自通英語錄》雖具有漢字吳音註釋特徵，但又混有其他音系內容，對該文獻應另作分析，本文僅以附註方式說明。關於莫再樹對於《無師自通英語錄》的討論，見莫再樹（2012: 151, 166）。

有前襲、參考前人相關教材的成分。¹⁷ 周振鶴亦曾混淆兩文獻。¹⁸ 因此，叢培凱 (2016: 296-298) 對此進行比較，在「草書示範表」、《英字指南·二字長音》與《英字入門·二字拼法門》註釋等層面，認為《英字入門》應當對《英字指南》的著作有一定的影響。但其間連繫並非單一、直接的承繼，《英字指南》撰作之時，《英字入門》或為楊勳參考的眾書之一。稍晚出版的《英字指南》，對於音理的解析與搜羅詞彙之豐，明顯高於《英字入門》。如在詞彙拼讀觀念上，《英字入門》是以字母數為單位進行拼合分類，如〈單字門〉、〈二字拼法門〉、〈三字拼法門〉等；《英字指南》則以音節結構數為分類依據，如〈一聲字部〉、〈二聲字部〉等，其下又以此為基，區分不同特徵，如〈二聲字部〉中有〈二聲字高聲在初聲〉、〈二聲字高聲在末聲〉等分支，此處「高聲」即指該詞彙的重音位置。

上述晚清英文教材，漢字音註是其主要的文獻特徵，皆欲藉由對音註字所屬方音的掌握，進而學習英文。然諸類教材的發行，也影響著其他形式英文教科書的出現，如晚清時期陳宗彝的《音通》，即受到漢字音註之英文教材的影響。陳宗彝，字仲英，江蘇婁縣人，著有《音通》二卷。根據叢培凱 (2017) 研究，陳宗彝《音通》亦以英文學習為著作目的，書中列有「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十二圖，是結合等韻觀念而來。在「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中，「每一韻攝分作一圖，

¹⁷ 《英字指南·凡例》：「泰西語學本於字，字之音韻本於併法。中外名人編輯其書，汗牛充棟，動輒數萬言，學者不能決擇，每有竭數月之精力不能入其門戶，徒致望洋之嘆者。茲以近代名師所選之西字併法若干種，與近時新樣字典參互考訂，刪繁就簡，而法仍全賅。」（頁 1a）

¹⁸ 周振鶴 (1996: 166) 言：「以《英語模範讀本》名揚一時的周越然，小時候似乎就拿這本指南當過課本。他在《六十回憶》中說：『余於無意中購得《英字入門》一冊，著者上海人曹姓。余從卷首起，朝夕自習，不上半年，全書畢矣。讀音依照申江口氣，草書亦能效慕』。頗疑《英字入門》乃《英字指南》之誤書，因《指南》既以申江口氣注音，且又有草書字母示範，只是作者並不姓曹，姓曹的只是寫序的，因為是第一篇序，故或許被周氏誤記了。」

直排列其四呼，橫排為其字母，將英文按其語音性質置於等韻圖表適當位置，並於側旁釋其中文字義」（頁 76）。《音通》採韻圖的方式進行英文學習，實欲擺脫過往漢字音註的侷限，故陳宗彝言：「無如方音不同，合於此，必不合於彼。譯本註字往往各異，職是之故，即用官話之音，亦無定本可據，且官話是北部方音，北部又有各處土音參雜，殊難劃一。必也如圓之有規，方之有矩，始足該貫一切，而不為方音所歧。」（卷上，頁 39）由筆者的研究可知，陳宗彝提出的「圓之有規，方之有矩」之法，即是以韻圖作為學習英文的方式。但陳宗彝《音通》是以漢字音註的英文教材為基，進而發展的著作，因此仍可見諸類教材的影響，比如在《音通》中，對於《英字指南》仍時有引述。¹⁹

三、對音法的嘗試——以《英字入門》入聲韻尾討論為例

由前文論述可知，游汝杰（2002）對於西方傳教士的方言學著作十分重視，他視 1853 年艾約瑟（Joseph Edkins）《上海話口語語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Shanghai Dialect*）為「第一部漢語方言語法學著作」（頁 222）。《上海話口語語法》曾論述當時上海話的塞音韻尾特徵。²⁰ 游氏認為《上海話口語語法》呈現當時上海入聲韻尾可分收 [k] 尾、[h] 尾二類，而收 [h] 尾一類，其音值即現今上海話的入聲喉塞音韻尾 [ʔ]（頁 226）。游氏於該書中另發

¹⁹ 關於《英字指南》對於《音通》的影響，叢培凱（2016: 303-307）認為可分由「音理知識」、「華字註釋」二大方面進行論述。

²⁰ 游汝杰（2002: 223）對此譯述：「大多數以 k 收尾的促聲字的元音是表中最後三個元音：u ú ó。別的促聲字，例如包含 ih 的字，如果以 k 收尾，常常插入一個短的 u。例如『力』字聽起來是 lik 或 liuk。情況相同的是：包含 uh 或 oh 的字，如果不以 k 收尾，那麼 úh 或 óh 就變為 eh。」

現，收 [k] 尾的入聲字共 37 個，其中卻有 15 個呈現 [k] 尾、[h] 尾並存的情況，如「木」讀 [mok]，亦讀 [moh]；「石」讀 [zak]，亦讀 [zah]（頁 225）。游氏以「詞彙擴散理論」(the lexical diffusion theory) 分析，認為「這 15 個韻尾兩可的字，可以認為是正處於變化之中的字」（頁 226）。除《上海話口語語法》外，游氏另舉麥考文 (J. MacGowan) 1862 年出版之 *A Collection of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艾約瑟 1869 年出版之《上海方言詞彙》(*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等紀錄為證，指出上海話入聲韻尾當時仍分 [k] 尾、[h] 尾二類，並有一字二讀的混用現象（頁 228-229、226-227）。

但游汝杰 (2002) 所舉的西洋傳教士方言著作中，在艾約瑟、麥考文之後的上海話記錄著作，如 1895 年上海土白《馬太福音》、1906 年 *Useful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with Index, Vocabulary and Other Helps*、1907 年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1910 年 *Shanghai Dialect Exercises, in Romanized and Character, with Key to Pronunciation and English Index*，其上海入聲韻尾均分 [k] 尾、[h] 尾二類，並無混用情況（頁 229-231）。若依「詞彙擴散理論」角度分析，此說不符 [k] 韻尾朝 [ʔ] 韻尾演變的規律。游氏以為這與因襲前人語音紀錄有關：「艾約瑟和麥考文的記錄比較可靠，20 世紀初年的文獻可能是因襲 J. A. Silsby 牧師制定拼音系統。」（頁 232）因此，游氏最後提出「上海話的塞音韻尾 -k 併入喉塞音韻尾 -ʔ 的年代下限是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結論（頁 232）。

錢乃榮 (2015a: 4; 2015c: 5) 亦曾分析西方傳教士的上海方言記錄著作，如法國天主教會 1883 年出版之《松江方言練習課本》、1889 年出版之《土話指南》，其入聲韻尾皆僅以 [h] 尾表短促音。基督教上海教會中文研究所所長戴維斯 (D. H. Davis, D. D.) 於 1910 年出版之《生活方言練習》則存有 [k] 尾、[h] 尾二類，錢乃榮 (2015b: under the introduction, 6) 曾言「入聲韻尾 k 有時會發成 h」，並說明此書的

音系乃因襲而來。²¹ 綜游、錢二氏之說，可知晚清時期西洋傳教士的上海方音記錄文獻，曾存 [k] 尾、[h] 尾二類現象。其中在艾約瑟和麥考文的紀錄中，有一字二讀，兼具 [k] 尾及 [h] 尾。然其後文獻，上海入聲或分具 [k] 尾、[h] 尾，不混用，或僅錄有 [h] 尾。單憑西洋傳教士記錄的文獻，無法指出上海話入聲 [k] 尾完全併入 [ʔ] 尾的精確時間，游氏僅能做一時代範疇的約略假設。

西洋傳教士所記錄的上海方言，除了有游氏所謂因襲音系的可能外，根據馮法強的研究，由於 [k]、[ʔ] 發音部位、方法的因素，以致二音在辨識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²² 綜合考量記音文獻的因襲問題，及 [k]、[ʔ] 發音部位、方法的相似，以及審音能力的爭議等因素，若欲進一步理解 [k] 併入 [ʔ] 的時代，僅藉傳教士的上海方音記錄文獻仍有不足之處。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從趙元任 (1956)、高本漢 (1940)、影山巍 (1936) 的上海語音調查中，均可見當時上海 [k] 尾已消逝。

如前所述，若要釐清近代上海方言中 [k] 尾消逝的時期，僅依西洋傳教士記錄的文獻，仍有一定的侷限。曹驤《英字入門》序於 1874 年，自言該書漢字音註所依語音為滬音，或可嘗試藉由《英字入門》的漢字音註，進行對音比較，分析當時上海入聲字的韻尾特徵。對音法即指「利用不同歷史時期的漢語音譯非漢語詞的對音資料以推求當時的漢語音韻面貌的方法」(馮蒸 2006: 14)。此方式在古音的構擬

²¹ 錢乃榮 (2015b: under the introduction, 4) 言：「本書使用的上海方言拼音字母與 1900 年戴維斯和西爾斯貝編寫的《上海方言字典》中所用的方案相同，是基督教上海話協會制定的音系。」

²² 馮法強 (2011: 31) 言：「k 是軟齶塞音，ʔ 是喉塞，喉與軟齶距離很近，後者部位低一些，這兩個部位的音值差別很小。同時又因為漢語的塞尾是不爆破的，二者的區別就更難以分辨，乃至在描寫中，由於二者不存在音位對立，一般都記為 ʔ，也就是說，一尾的方言中記為 ʔ 的其中有些是 k 尾。」

上，有著積極的助益。²³ 自古以來由於民族間的交流，產生諸類漢語音譯資料，馮蒸 (2006: 15) 曾依時代排序，統計出「梵語漢語對音、于闐語漢語對音、吐火羅語漢語對音、回鶻語漢語對音、藏語漢語對音、契丹語漢語對音、西夏語漢語對音、波斯語漢語對音、蒙古語漢語對音、朝鮮語漢語對音、滿語漢語對音」等 11 種資料。《英字入門》等諸類教材，屬以漢字音註英語詞彙的音譯語料，此類教材的研究方法自然以對音法作為基礎，研究目的則集中於近代吳語方音的探索。裴夢蘇 (2023) 一文，即是以對音法視角說明《英字入門》如何以其音註字摹寫英語音節、元音、輔音的特徵，其中亦涉及對近代上海方言的討論。但裴氏在近代上海方音系統的建構上，是以法國天主教會 1883 年出版的《松江方言練習課本》音系為基礎，如此將受到傳教士記錄文獻的侷限，以致相關的問題難以彰顯。²⁴ 本文在前述的問題意識上，以 [k] 尾消逝的時期為討論中心，嘗試以對音研究視角，從中古入聲字查考起始，進行相關討論。

(一)《英字入門》中 [p] 尾入聲字的對音分析

在曹驤《英字入門》中，有不少中古入聲收 [p] 尾的音註字。今考全書，其例字如表一所示：²⁵

²³ 陳保亞 (1999: 185) 言：「漢語不僅有豐富的方言材料，由於和周邊國家的語言有廣泛深入的接觸，還有豐富的對音材料，如高麗、日本、安南譯音材料，梵漢對音材料。這使漢語古音的構擬一開始就在現代方言和借詞兩個向度上同時展開，借詞在構擬古音上的價值從方法論上得到了充分的討論。」

²⁴ 依裴夢蘇 (2023: 166) 所言，該研究是「根據與《英字入門》時代相近的傳教士文獻《開埠初期上海話》(1883) 中的注音」。所謂《開埠初期上海話》由錢乃榮整理，其底本為前述法國天主教會於 1883 年出版的《松江方言練習課本》，詳見錢乃榮 (2015c)。

²⁵ 文中例字表格，根據《英字入門》體例，統計〈單字門〉、〈二字拼法門〉、〈三字拼法門〉、〈摘錄四五六字拼法門〉、〈摘錄七字以外拼法門〉、〈數目字門〉等內容音註。由於內容龐大，僅能以英語詞彙／詞句表格方式呈現。本節語料□處為入聲字；下有橫線者表示應以

表一：《英字入門》[p] 尾入聲對音舉隅表

英語詞彙	滬音音註例字	《廣韻》韻目	次數
Jib	及勃 (33)	緝	45
Possible	炮集勃面 (69)	緝	17
Deliver	地立浮 (70)	緝	84
Present	潑拉贈脫 (76)	合	118
Jet	及合脫 (32)	合	115
Net	納脫 (12)	合	56
Hy	哈哀 (24)	合	15
Led	拉疊 (32)	合	97
Forthwith	福凹甫活一甫 (67)	洽	47
Lax	臘格司 (31)	盍	34
Tap	塔潑 (31)	盍	18
Yet	葉脫 (33)	葉	9
Bed	培疊 (32)	帖	271
Alter	凹而偷 (46)	洽	47
Yes	狎司 (32)	狎	52
Add	鴨疊 (37)	狎	106
Fan	法痕 (30)	乏	35

中古入聲收 [p] 尾的音註字於《英字入門》中，皆無對應的英語發音。如「Net」(納脫)、「Yes」(狎司)等詞，在英語的音節結構中，皆無 [p] 尾。另外又如「Tap」(塔潑)、「Gypsum」(及潑適姆)(頁 8)，若「塔」、「及」等字仍存有 [p] 尾，其後不必以「潑」字呈現其發音。

反切方法讀之；字稍小者，表該字以輕音讀之。以下各表「次數」欄指於統計範疇中，該入聲例字出現次數；括註之數字表各音註／記音所在頁別。

故在《英字入門》中，中古入聲收 [p] 尾的音註字，在曹驥的「滬音」中應不復存。

（二）《英字入門》中 [t] 尾入聲字的對音分析

在曹驥《英字入門》中，也有不少中古入聲收 [t] 尾的音註字。今考全書，其例字如表二所示：

表二：《英字入門》[t] 尾入聲對音舉隅表

英語詞彙	滬音音註例字	《廣韻》韻目	次數
Women	活一門 (57)	質	225
Bid	弼疊 (33)	質	40
Mid	密疊 (33)	質	22
Several	失物脫而 (69)	質	40
Pip	匹潑 (34)	質	24
Neither	你實而 (64)	質	1
Fed	弗疊 (32)	物	51
Faithfully	拂甫福來 (68)	物	2
Several	失物脫而 (69)	物	30
Company	康姆不內 (68)	物	4
Vex	佛格司 (33)	物	12
Hid	歇疊 (33)	月	15
Mad	襪疊 (30)	月	7
Van	罰痕 (31)	月	4
Bob	瀑勃 (34)	沒	131
Sad	殺疊 (30)	曷、黠	11
Dab	達勃 (30)	曷	6

英語詞彙	滬音音註例字	《廣韻》韻目	次數
Nag	捺[𠵽] (30)	曷	3
Market	埋[𠵽]脫 (45)	曷	5
Men	末[𠵽]痕 (32)	末	12
Bad	拔[𠵽]疊 (30)	黠、末	13
Lap	臘[𠵽] (31)	末	222
Wed	活[𠵽]疊 (32)	末	79
Wax	滑[𠵽]格司 (12)	黠	3
Gad	軋[𠵽]疊 (30)	黠	6
Ham	瞎[𠵽]姆 (30)	鎋	43
Tip	鐵[𠵽]潑 (34)	屑	20

由表二可見，同於收 [p] 尾的音註字，中古入聲收 [t] 尾的音註字於《英字入門》中，亦無對應的英語發音。如「Dab」(達[𠵽]勃)、「Wax」(滑[𠵽]格司)等詞，在英語的音節結構中，皆無 [t] 尾。另外又如「Fate」(弗[𠵽]脫)(頁4)，若「弗」字仍存有 [t] 尾，其後不必以「脫」字呈現其韻尾發音。因此在《英字入門》中，中古入聲收 [t] 尾的音註字，同於收 [p] 尾的音註字，在當時的「滬音」中亦已消逝。

(三)《英字入門》中 [k] 尾入聲字的對音分析

在曹驥《英字入門》中，還有不少中古入聲收 [k] 尾的音註字。今考全書，其例字如表三所示：

表三：《英字入門》[k] 尾入聲對音舉隅表

英語詞句	滬音音註例字	《廣韻》韻目	次數
Yew	育 (33)	屋	154
Fob	福勃 (34)	屋	67
Bog	瀑癖 (35)	屋	6
Pox	撲格司 (36)	屋、覺	11
Put	扑脫 (37)	屋	1
Broker	勃六口 (50)	屋	7
Soon	速痕 (52)	屋	1
Attrib'ute	鴨脫曲立弼育脫 (77)	燭	10
Was	握士 (41)	覺	12
Special	司不譜而 (72)	藥	9
Jam	躑姆 (30)	藥	1
It is ten years since I came to China.	一脫，一士，吞，夷歐司，新司，挨哀，開姆，土，卻哀那。(59)	藥	17
Occupier	惡口育派哀歐 (73)	鐸	54
Not	諾脫 (4)	鐸	33
Ax	鴨格司 (27)	陌、鐸	97
Book	薄克 (52)	鐸	17
Rob	而落勃 (34)	鐸	46
Sob	索勃 (34)	鐸、陌、麥	9
Hod	霍疊 (35)	鐸	10
Top	託潑 (35)	鐸	2
Dot	鐸脫 (35)	鐸	6
Squash	司廓虛 (46)	鐸	1

英語詞句	滬音音註例字	《廣韻》韻目	次數
Stop	司托潑 (51)	鐸	2
I have not made profit.	挨哀，瞎扶，諾脫，煤疊，潑洛非脫。(59)	鐸	10
All	啞而 (38)	陌、麥	81
Bud	白疊 (36)	陌	5
Us	厄司 (28)	麥	31
Cub	克勃 (36)	德	232
Master	麥司偷 (45)	麥	5
Sip	昔潑 (34)	昔	50
What business are you doing?	甩脫，弼席納司，挨，育，杜音？(78)	昔	10
Stupid	司脫育劈疊 (53)	錫	11
Did	敵疊 (33)	錫	77
I am thirty years old.	挨哀，鴨姆，收的，夷爾司，蛙而疊。(58)	錫	13
Sum	色姆 (37)	職	19
Jut	極脫 (37)	職	10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speak English properly.	待痕，育，活一而，皮，愛勃而，土，司匹克，音搥力虛，潑落剖來。(81)	職	18
Tub	忒勃 (5)	德	6
Mud	墨疊 (36)	德	27
Hug	黑緝 (36)	德	55
Lug	勒緝 (36)	德	20

英語詞句	滬音音註例字	《廣韻》韻目	次數
Tell that gentleman to wait a little.	退而，達脫，琴脫而 蠻，土，會脫，愛， 立 <u>得</u> 而。(80)	德	3

由表三可見，同於收 [p]、[t] 尾的音註字，中古入聲收 [k] 尾的音註字於《英字入門》中，亦無對應的英語發音。如「Fob」(福勃)、「Jam」(躑姆)等詞，在英語的音節結構中，皆無 [k] 尾。此外如「Bog」(瀑緝)、「Hug」(黑緝)、「Lug」(勒緝)，若「瀑」、「黑」、「勒」等字仍存有 [k] 尾，其後不必以「緝」字呈現其舌根塞音韻尾性質。因此在《英字入門》中，中古入聲收 [k] 尾的音註字，與中古收 [p]、[t] 尾的音註字相較，並無特殊差異，也已不存於當時的「滬音」中。

曹驤《英字入門》的漢字音註，透過其英語詞彙對應可知，其中中古入聲字，皆未呈現 [p]、[t]、[k] 等韻尾特徵，說明在曹驤的「滬音」中，此三韻尾皆不具原本的雙唇、舌尖、舌根塞音特性。

除透過音註字分析外，亦可從二方面輔證該論點。一為觀《英字入門》的英語詞彙，其詞尾具有 [p]、[t]、[k]、[b]、[d]、[g] 等語音者，曹驤皆另加一字作為其音註字。如「Up」為「厄潑」(頁 10)、「Asp」為「鴨司浦」(頁 37)；「Can not」為「鉛諾脫」(頁 41)；「Make」為「煤克」(頁 44)；「Tub」為「忒勃」；「Bad」為「拔疊」；「Lag」為「臘緝」(頁 30) 等。可知此些英語詞尾塞音，無法以當時的「滬音」入聲字表現。二為曹驤《英字入門·凡例》中云：

而英國之音，中國無字者相肖者甚多，茲書中俱以反切取音，
豎讀者旁加一柱，橫讀者上添一劃，明兩字須反一音讀。
(頁 1)

曹驤知漢、英二語無法完全對應，因此運用反切之理，進行漢字音讀

的拼合，可見曹驥對漢語的音理結構有一定的理解。如「**Jet**」音註為「及合脫」，既以「合」作其反切下字，從英語對音可知，當時已無收 [p] 尾入聲。又如「**Fib**」、「**Nib**」分別音註為「弗一勃」與「你一勃」（頁 33），均以「一」作反切下字，但亦無收 [t] 尾現象。在中古 [k] 尾入聲部分，「育」字在《英字入門》中曾多次作為反切下字，如「**ku**」（克育）、「**lu**」（力育）、「**nu**」（你育）、「**pu**」（披育）、「**tu**」（梯育）等（頁 24、25），皆無收 [k] 尾的音讀對應。透過此二項輔證亦可知，曹驥所呈現的「滬音」，收 [k] 尾的入聲字一如收 [p]、[t] 尾的入聲字，已併於喉塞尾中，因此可理解何以 1883 年出版之《松江方言練習課本》與 1889 年出版之《土話指南》，皆已無入聲 [k] 尾音紀錄。游汝杰曾分析 1883 年江淮主教姚淮所撰《方言問答》，其入聲韻尾只有收 [h] 的一套。²⁶ 在《英字入門》之後的《松江方言練習課本》、《方言問答》、《土話指南》等，入聲韻尾皆已併於喉塞音中。

游汝杰所認為上海話的塞音韻尾 [k] 併入喉塞音 [ʔ] 的年代，其下限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若以《英字入門》為證，應可再將時代向前推移。由艾約瑟、麥考文的語音紀錄可知，[k] 尾正處於往 [ʔ] 尾方向合併的過程中，合併完成的時間應比游氏所推測的早一些。馮法強曾推論 [k] 至 [ʔ] 的音變，由於生理因素，其演變應在短時間內就能完成。²⁷ 從《英字入門》可見 [k] 尾併入 [ʔ] 的完成，其下限應早於游氏所言的二十世紀初。

《英字入門》中的入聲韻尾已成 [ʔ] 尾，但在音註文字對應上，

²⁶ 游汝杰 (2002: 26) 言：「〔《方言問答》〕所記為松江（今屬上海）方言。全書為問答體，用漢字、羅馬字及法文對照。字右加星號表示同音代替，字右加小加號表示應該讀土音。第三人稱單數『伊』在書中有時帶詞頭『自』，標音作 *ze*，不帶入聲尾 *h*，用小圓圈句逗。入聲尾只有收 *-h* 的一套。」

²⁷ 馮法強 (2011: 31-32) 言：「……從音理上來看，*k* 到 *ʔ* 的音變極為自然，只是位置降低，由軟齶與舌根的阻塞變為喉頭的收緊。發音上，在發完元音後，喉頭順便收緊停止聲帶的震動，即形成喉塞，發音更為方便。這個音變過程應該比較短，在短時間內就可以完成。」

並未查見與喉塞音連讀者。諸字呈現的音韻特徵，或可從吳語連讀習慣作一思考。趙元任調查吳語入聲的連讀性質，發現其僅呈現作一種短音。²⁸《英字入門》中，多屬音註字連讀方式，故難以藉由短音形式表達英語詞彙的發音。但若觀察諸類入聲字的音註位置，亦可推測其音韻特徵。以表一至表三中「疊」、「潑」、「克」等音註字為例，諸字分別為中古入聲收 [p]、[t]、[k] 尾者，諸字的音註位置，極高比例出現於音節結尾處，據本文統計「疊」字音註 271 筆，位於結尾者有 256 筆；「潑」字音註 222 筆，位於結尾者有 167 筆；「克」字音註 232 筆，位於結尾者有 180 筆。且《英字入門》的末字音註，時以小字作為標誌，表示該音須以輕讀發音：「所註之音，字稍小者，其音輕。」（〈凡例〉，頁 2）在音註位置及輕聲標誌的條件下，其短音促收的特徵應能有所呈現。此外，「疊」、「潑」、「克」等音註字，除大多位於音節結尾處外，在非音節結尾處者，其後所連接的音註字，或屬塞音性質，如「Apt」（鴨潑脫）（頁 37）、「Cub」（克勃）等。據統計，「疊」字後接塞音者有 1 筆，「潑」字後接塞音者有 6 筆，「克」字比例較高，後接塞音者有 18 筆，如此連讀，其短促特徵將更加鮮明。²⁹

本文嘗試以對音法進一步討論近代上海方言的入聲情況，對於 [k] 尾合併的時代，或可在傳教士的記音文獻外，有另一探索的角度。如前所述，對音法時用於古音的構擬上，對此方法的應用，前人有深刻認知。馮蒸 (2006: 15) 曾言：

利用對音資料擬構古音需要注意幾個問題，如資料的時代性、新舊譯的糾紛、底本來源的異同、口譯者跟筆受者的方音差別、

²⁸ 趙元任 (1956: 68) 言：「入聲韻尾全無 p, t, k 音。入聲字單讀時除嘉興入聲長讀法跟溫州入聲的全部外，其餘的都略帶一點喉部的關閉作用……但入聲與下字連起來就不用……只作一種短音，……。」

²⁹ 關於音註字的音註位置，與其短促音讀特徵的連繫，此觀察視角是由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筆者不敢掠美，對此深表感謝。

譯音人的準確性和習慣性等等；每一種對音資料也還都有一些因語種不同而涉及到的專門語言問題。

晚清英文教材的發展有其歷史脈絡，若將此方法用於晚清英文教材亦有侷限。同屬吳語範疇，「勾章鄉音」的《英話註解》，著作時代早於《英字入門》，兩教材間是否有承襲關係？撰寫英文教材的吳方言人士，對於英文的習得掌握程度，仍有值得存疑之處。何大安(2008[1987]: 177) 曾稱洋涇浜英語具有「斷章取義」的性質，在諸類教材的對音分析中，此項影響因素不可忽視。在前文註 16 介紹的《無師自通英語錄》，其音註字雖具有寧波音特徵，但已混雜北京音特徵，不直接適用對音法。《無師自通英語錄》進行句型音註時，並未說明該音註字應以何種方言發音，如教材中「Can you take a little from the price?」（你可以減點兒價錢麼？）一句，³⁰ 音註字為：「干，有，退克，噯，立忒兒，夫老姆，祭，卦來司？」（頁 11b）如欲梳理其中的寧波音註與北京音註，有一定的困難，因此對音法運用於晚清英文教材分析時，屬單一方言音註的內容較為合適。

四、對譯規則法的置入——以《英話註解》鼻音韻尾討論為例

由於晚清英文教材的文獻性質，對音法雖有侷限，但其應用仍最為全面。除以對音法作為研究基礎外，是否有採行其他研究方法的可能？本文以為在各本晚清英文教材中，其音註字的擇選，除呼應英語詞彙之音讀外，應有一定的習慣用字，如此得以幫助閱讀者掌握英語的語音特徵。諸類習慣用字的擇取，在教材編纂上形成一定的規則脈絡。若能在對音法應用的基礎上，建構教科書的對譯規則，或可從其

³⁰ 該句中詞彙「price」疑為「prize」之誤。

規則探尋近代吳音的特徵。今以馮澤夫等《英話註解》為研究對象，探究其鼻音韻尾特徵。

徐通鏘曾以傳教士睦禮遜 (William T. Morrison) 《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睦禮遜 2016) 等資料，作為構擬十九世紀寧波方音的依據。³¹ 睦禮遜 1860 年至寧波，展開十六年的寧波方音調查，與 1860 年出版的《英話註解》相較，其時空背景十分接近且有重疊處。根據徐通鏘 (1991: 23) 研究，[m] 韻尾在寧波方言中的消失，早在《寧波方言字語匯解》前已完成，《寧波方言字語匯解》僅具 [n]、[ŋ] 鼻韻尾。關於 [m] 韻尾的消逝，可參考張愛雲 (2013: 62) 對於江浙地區鼻音韻尾歷史演變的觀察。根據張氏研究，江浙地區 [m] 尾的演變如下：魏晉南北朝時期，在詩文韻部中，深攝字混入 [n]、[ŋ] 尾字，吳語童謠咸攝字混入山攝字。至唐五代，深攝字轉入臻攝及梗攝，咸攝字轉入山攝。直至宋代，咸攝字完全歸入山攝，深攝字大部分歸入臻攝。最遲至元代，深攝字完全失去 [m] 尾而併入臻攝。在張燕芬 (2023: 56) 的研究中，中古陽聲韻韻尾音值在現今寧波的鄞州方言中，咸山攝為 [a]、深臻曾通攝為 [ŋ]、宕江攝為 [ã]、梗攝為 [ŋã]，其 [m] 韻尾亦已消逝。《英話註解》中的音譯亦呼應此項情形，中古 [m] 韻尾的韻字，至《英話註解》對譯中，皆未對應具有 [m] 尾的英語詞彙，可以表四中的「南」、「喊」、「俺」字為例：³²

³¹ 徐通鏘 (1991: 2-3) 言：「1840 年鴉片戰爭之後，寧波是南京條約所規定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一，文化上自然也就成為傳教士的一個重點活動地區。《匯解》的作者睦里遜是一個傳教士。他於 1860 年到寧波。為了學會寧波話，他廣泛收集寧波方言的口語材料，並記上音。《匯解》就是他根據十六年中所積累的材料整理出版的一本資料集。據作者自己說，書中每一個詞例的記音都經過五個漢語教員的幫助和檢查。總的看來，作者對語言事實的態度是嚴肅的，記的音也大體可靠，至少音類的區分是可靠的，音值的記錄可能有些出入，……。」

³² 語料與音標來源說明如下：(1)「英語詞彙音標」乃依據「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資料庫中 Brit 標音。(2) 吳語各地區讀音，主要參考自錢乃榮 (1992) 收錄之讀音，然其所收字音並不全面，若未見於錢乃榮 (1992) 之字音，則輔以「吳語學堂」檢索之資料為參考。(3)「今寧波音」一欄之吳語音讀，乃依據「吳語學堂」資料庫。為使行文精簡，本節引用相關資料

表四：《英話註解》「南」、「喊」、「俺」音註字對應表

《英話註解》英語詞彙	《英話註解》漢字音註	《廣韻》韻目
Ninety	南的 (37b)	覃
Hands	喊吳茲 (33a)	敢
I	俺以 (89b)	感

從對譯規則角度思考，在十九世紀後期，寧波方音若已不存 [m] 韻尾特徵，當音註具有 [m] 尾的英語詞彙時，究竟以何種方式呈現？根據本文分析，《英話註解》以二種規則，試圖表現 [m] 尾發音。有藉寧波方言「姆」字音註進行對譯者，如表五舉例：

表五：《英話註解》「姆」音註字對應表

《英話註解》 英語詞彙	英語詞彙音標	《英話註解》 漢字音註
Storm	stɔ:m	司帑他姆 (2a)
Warm	wɔ:m	璜姆 (5a)
Prime	prʌɪm	潑來姆 (7b)
Ambassador	am'basədə	俺姆排帥它 (7b)

寧波方言的「姆」字，在詞彙使用時，有以 [m] 自成音節方式呈現者，如「阿姆」等，在明清文獻中可見相關例句，如《生綃剪》：「若是阿姆落船，叫先開去。」《綴白裘》：「我家阿姆轉嫁了城隍廟裡的王道士。」（轉引自宮田一郎、石汝杰 2005：3）根據徐通鏞 (1991: 20) 的研究，《寧波方言字語匯解》「姆」音亦以 [m] 標示。因此在《英

者，均從此註。又，本節語料的□處，為觀察是否對應鼻音韻尾的音註字。

話註解》中，馮澤夫等人藉寧波「姆」音表現英語詞彙的 [m] 詞尾發音，即是援用此規則。除「姆」音外，《英話註解》可見以其他鼻音尾形式代替 [m] 尾的情形，但相較於「姆」字，其數量大為降低，可以表六中的「丁」、「村」、「生」、「音」四字為例：

表六：《英話註解》「丁」、「村」、「生」、「音」音註字對應表

《英話註解》 英語詞彙	英語詞彙音標	《英話註解》 漢字音註	今寧 波音	《廣韻》 韻目
September	sɛp'tɛmbə	失丁伯 (5b)	tiŋ ⁵³	青
Chamber	tʃɛmbə	村勃 (7b)	ts ^h əŋ ⁴⁴	清
Quarrelsome	'kwɒrəls(ə)m	卦騰而生 (15b)	səŋ ⁵³	庚
Important	im'pɔ:tnt	音泡坍脫 (65a)	iŋ ⁵³	侵

由表六可知，「丁」、「村」、「生」、「音」諸字，中古來源與現今寧波方音皆具鼻音尾特徵。可知《英話註解》除以「姆」字表 [m] 詞尾詞彙外，亦藉其他鼻音尾的漢字進行中英對譯。若觀察「丁」、「村」、「音」音註字位置，會發現其後接有雙唇塞音，如此連讀亦能呈現 [m] 的雙唇徵性。但表六「生」字後並無雙唇徵性音註字，而是單純以其他鼻音尾形式代替 [m] 尾。如「生」字之例於《英話註解》中實屬罕見，經筆者查考，僅「Mushroom」音註為「麥失隆」(頁 49b)，以「隆」字表 [m] 詞尾特徵。³³

總結上述觀察，《英話註解》以二種規則，即「姆」字及其他鼻音尾形式建立對譯規則，但若與現今寧波音對照，會發現《英話註解》

³³ 「隆」今寧波音讀 [loŋ²⁴]，以舌根鼻音收尾，於《廣韻》中屬於東韻字。關於在其他鼻音尾形式代替 [m] 尾的規則中，以雙唇塞音角度進行檢視的想法，是由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筆者不敢掠美，特表感謝。

中有些詞彙的漢字音註不符合此二種規則，如表七中的「安」、「藍」、「康」諸字：

表七：《英話註解》「安」、「藍」、「康」音註字對應表

《英話註解》 英語詞彙	英語詞彙音標	《英話註解》 漢字音註	今寧波音	《廣韻》 韻目
Emperor	'emp(ə)rə	安 不拉 (7a)	ɐɪ ⁵³	寒
Lamp	lamp	藍 潑 (13a)	lɛ ²⁴	談
Comply	kəm'plɪ	康 潑癩以 (55a)	k ^h ɔ ⁵³	唐

「安」、「藍」、「康」諸字，今寧波音不具鼻音尾性質，但據《英話註解》有藉其他鼻音尾的漢字進行音註對譯的規則，可研判中古皆屬陽聲韻部的「安」、「藍」、「康」諸字，在《英話註解》的時代，應仍帶有鼻音尾性質。在睦禮遜 (2016: 377, 5, 4) 中，「安」、「藍」、「康」分別標音為 [ɛn]、[Læn]、[k'ɔŋ]，可見當時語音仍帶有鼻音尾特徵。因此諸類音註字，並未脫離《英話註解》的對譯規則。

然《英話註解》有些音註字，中古雖屬陽聲韻部，但今寧波音的鼻音尾性質不顯，睦禮遜 (2016) 也未標音收錄，如表八中的「傍」、「坦」二字。今透過對譯規則，可合理推測在《英話註解》的時代，二字仍具有鼻音韻尾：

表八：《英話註解》「傍」、「坦」音註字對應表

《英話註解》 英語詞彙	英語詞彙 音標	《英話註解》 漢字音註	今寧波音	《廣韻》 韻目
Bombay	bɒm'beɪ	傍 倍 (1b)	bɔ ²¹³	宕
Stamp	stamp	司 坦 潑 (18a)	t ^h ɛ ³⁵	旱

其中現今寧波「傍」音，主要元音仍有鼻化性，同屬甬江小片的象山方音，今「傍」仍讀為 [bɔŋ²¹³]。「坦」音，甬江小片鎮海、北侖、鄞州、奉化、舟山、岱山各點，皆為陰聲韻，但在桐廬、開化、遂昌等地，仍屬陽聲韻，或是崇仁、新昌、餘姚等處，其元音帶有鼻化性，或可藉此觀察其間的演變過程。

對譯規則法是以晚清英文教材文獻特徵為基礎，所產生的研究方法嘗試。透過前文論述可知，教材中的音註字有一定的擇選習慣，也因此形成相關的對譯規則。建構這些規則有助於對近代吳音的探索。但該研究方法有侷限性，上述《英話註解》以二種規則表現 [m] 詞尾發音，但在二種規則中，教材中「姆」字音註的使用數量，明顯高於其他鼻音尾形式代替 [m] 尾的情形，因此規則之間處於一種不平衡的狀態。對譯規則法無法單獨使用，該方法是以對音法為基，進一步整理、分析文獻的嘗試。在方法之執行上，仍要參照現今方言調查及傳教士記音。就歷史演變而言，吳語方言的鼻音尾特徵漸趨式微，但英語的鼻音尾卻呈現穩定狀態，若僅由晚清英文教材觀察雙方語言鼻音尾的對應，恐未能詳實，因此傳教士當時的相關語音紀錄仍然十分重要。³⁴

五、方音對照法的查考——以《英字指南》「江浙通用字音」討論為例

對音法的使用，適用於教材音註字屬單一方言者，前述《無師自通英語錄》並不直接適用此法，楊勳《英字指南》情況亦同。《英字指南》以「江浙通用字音」建立其音註字，實質是在「兩省九屬」的

³⁴ 關於吳語鼻音尾的演變，與英語鼻音尾性質的差異觀察，是由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筆者不敢掠美，特此申謝。

語音範疇中，擇選具「堪以通用」之字音者，地域間仍有「偏缺口音」的差異，「江浙通用字音」並非通行方言區的單一語音系統。此觀念有異於沈兼士分析揚雄《方言》中的「通語」觀念，沈兼士 (1986: 34) 認為《方言》中的「通語」、「凡語」、「凡通語」、「通名」指「沒有地域性的普通話」；「某地某地之間通語」、「四方之通語」、「四方異語而通者」則為「通行區域較廣的方言」。《英字指南》音註字既為「兩省九屬」的語音範疇，自不能逕以對音法探查其音韻特徵。若依錢乃榮對吳語方言片的區分，「兩省九屬」的語音雖同屬太湖片，內部仍有不同分支。³⁵

《英字指南》的音註字，具有「兩省九屬」「堪以通用」的性質，對此是否能印證？或可以方音對照法進行查考。前文在對譯規則法運用時，已加入現今方音的對照，馮蒸認為由於方言區的語音保守性質，地域內語音變化不大，因此可藉方音對照法探究歷史語音的情況。³⁶

在楊勳《英字指南·中西口音異同論略》中，舉例標示字母拼合

³⁵ 蘇州、松江、太倉、嘉興屬蘇滬嘉小片；常州屬毗陵小片；杭州屬杭州小片；湖州屬苕溪小片；寧波屬甬江小片；紹興屬臨紹小片。根據錢乃榮 (1992: 1-2) 所述，太湖片主要特徵有三：(1) 三等韻逢知章組今多數讀洪音（除甬江小片和靖江地區外）；(2) 麻韻三等精章兩組不同韻；(3) 見系二等開口字有文白兩讀。然各小片亦有不同語音區別特徵，以唐、陽、江三韻為例，蘇滬嘉小片多讀鼻化韻，毗陵小片則在非、莊兩組字中帶鼻尾等。

³⁶ 馮蒸 (2006: 15) 曾言：「研究近代漢語音韻史料，特別是明清時期的音韻史料，在可以準確或基本上準確地考知該音韻資料的撰作時代及作者的籍貫或長期居住地的條件下，以及可以基本上確定該史料的音系性質是單一音系的情況下，如欲構擬該音韻資料的語音系統，完全可以用該書作者的籍貫地或長期居住地的今音與該音韻資料加以系統對照，以確定該音韻史料音類的分合和進行音值的構擬。本來，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來說，這樣做似乎違反歷史比較法原理，但我們知道，漢字不是拼音文字，不少地區的方言語音情況相當保守，雖有語音變化，但幾百年來語音變化並不大，加之該史料本來記錄的就是一時一地之音，並不是什麼共同語語音，此種音系的性質與《切韻》音系的性質情況並不相同。如果確知某資料本是記錄該地語音的早期音韻文獻，就無須捨近求遠地用所謂歷史比較法去求所謂早期共同語的語音。」

的發音特徵時，曾以「某字之氣」術語進行說明，論述中多次對寧波音另加說解（卷 2，頁 49a-51a），如表九所列：

表九：《英字指南》「某字之氣」術語舉隅表

某字之氣	說明
b 字之氣	寧音僅有拔字
d 字之氣	寧音僅有達字
h 字之氣	寧音僅有瞎字
t 字之氣	寧音僅有塔字
k 字之氣	寧音僅有克押切音
p 字之氣	寧音僅有潑押切音

考《英字指南·有氣無音字》中，「k」、「p」的漢字音註，是直註以「克」、「潑」二字（卷 1，頁 29a），表九的寧波音卻以「克押切」、「潑押切」呈現，此即與地域語音差異相關。對此或可用方音對照法作比較，表十為今蘇州、松江、常州、寶山、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等太湖片方言區域，「克」與「潑」兩字的發音：

表十：「克」、「潑」於現今吳語語音對應表

漢字 音註	蘇州	松江	常州	寶山霜草墩 寶山羅店 ³⁷	杭州	嘉興	湖州	寧波	紹興
克	kʰəʔ ⁴³	kʰʌʔ ⁴	kʰəʔ ⁵		kʰaʔ ⁵	kʰəʔ ⁵	kʰəʔ ⁵	keʔ ⁵	
潑	pʰəʔ ⁵⁵	pʰəʔ ⁵⁵	pʰəʔ ⁵⁵	pʰəʔ ⁵⁵ pʰeʔ ⁵⁵	pʰəʔ ⁵⁵ / pʰeʔ ⁵⁵	pʰəʔ ⁵⁴ / pʰoʔ ⁵⁴	pʰəʔ ⁵⁴	pʰeʔ ⁵⁵	pʰəʔ ⁵⁵

³⁷ 今太倉隸屬於蘇州市，位於江蘇省東南部，對應至錢乃榮（1992: 3）「吳語方言分區圖」，即對應近寶山地區，故本文取用寶山霜草墩、寶山羅店之語音資料作為觀察對象。

從現今方言對照可知，在聲、韻母方面，蘇州、常州、嘉興等地對「克」、「潑」的音讀較為一致，但今寧波音卻有不同。³⁸ 或可據此推測，楊勳為避免寧波音與其他方音混淆，故以反切方式呈現。睦禮遜 (2016: 556, 6) 將「克」、「潑」二字音註為「k'eh」、「P'eh」，而「押」字未註其音，但其後德人穆麟德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寧波方言音節》「克」、「潑」、「押」分別記為「K'eh」、「P'eh」、「Iah」(穆麟德 2020: 33、49、31)。因此可知，寧波音若單用「克」、「潑」音註字，無法呈現「k 字之氣」、「p 字之氣」，必須另擇「押」字為反切下字，取其韻母特徵「ah」才得以拼合其音。

在這音註觀念的理解下，《英字指南·有氣無音字》欲呈現「b」、「d」、「h」、「t」的拼合標音時，是以「孛」、「特」、「黑」、「脫」進行註釋(卷1，頁29a)，與寧波音註「拔」、「達」、「瞎」、「塔」字不同。「拔」、「達」、「瞎」、「塔」諸字，睦禮遜 (2016)、穆麟德 (2020) 的記音有一致性，如表十一所示：

表十一：睦禮遜與穆麟德記音對應表（一）

漢字音註	睦禮遜 (2016)	穆麟德 (2020)
拔	bah (372)	Bah (17)
達	dah (2)	Dah (21)
瞎	hah (46)	Hah (28)
塔	t'ah (486)	Tah (55)

諸字韻母皆以「ah」標註，以符「某字之氣」特徵，這與「克押切」、「潑押切」音註的理路相同。在〈中西口音異同論略〉中，可知有些寧波音註漢字，與其他地區不同，若參考今音狀況，亦可見其端倪。

³⁸ 此據湯珍珠等 (1997: under the introduction, 7) 之成果。

故楊勳以「寧音僅有某字」為述，表示在寧波音體系中，僅能以該字作為英文發音的近似音讀。

《英字指南》的「江浙兩省通用字音」不屬單一的語音體系，是由於其背景因素。楊勳在教授江浙兩省學子之時，觀察彼此語音差異，進而發展這樣的音註形式。就楊勳所言，《英字指南》的漢字音註，江浙兩省之人「堪以通用」。本文以方音對照法為觀察起點，此方法之目的不為藉《英字指南》建構其歷史語音，而是欲釐清「江浙兩省通用字音」的觀念。今以「兩省九屬」的方言調查結果進行比較，以「Me」、「To」、「Bay」、「Hay」、「Lay」等英語詞彙為例，《英字指南》音註字分別為「米」、「土」、「倍」、「海」、「來」，今「兩省九屬」方言調查如表十二所示：

表十二：「米」、「土」、「倍」、「海」、「來」於現今吳語語音對應表

漢字 音註	蘇州	松江	常州	寶山霜草墩 寶山羅店	杭州	嘉興	湖州	寧波	紹興
米	mi ²³¹	mi ¹¹³	ʔmi ³³⁴	mi ²¹³ mi ²¹³	ʔmi ⁵¹	mi ²²³	mi ²³¹	mi ¹¹³	mi ¹¹³
土	tʰɔu ⁴¹²	tʰu ⁴⁴	tʰu ³³⁴	tʰəu ⁴³⁴ tʰəu ⁴³⁴	tʰu ⁵¹	tʰəu ³²⁴	tʰəu ⁵³	tʰu ³²⁵	tʰu ³³⁴
倍	bE ²³¹	bE ¹¹³	bæc ²⁴	bɛ ²¹³ bɛ ²¹³	bei ¹¹³	bE ²²³	bɔi ²³¹	bEi ¹¹³	bE ¹¹³
海	hE ⁵¹	hE ⁴⁴	xæc ³³⁴	xe ⁴³⁴ he ⁴³⁴	hE ⁵¹	hE ⁴⁴	hE ⁵³	he ³²⁵	he ³³⁴
來	lE ²²³	lE ²³¹	læc ²¹³	le ²³¹ le ²³¹	lE ²¹²	lE ²²³	lE ¹¹³	le ¹¹³	le ²³¹

若以睦禮遜 (2016)、穆麟德 (2020) 的對音紀錄為輔證，上述諸類字的音讀，百年以來仍有近似性，如表十三所示：

表十三：睦禮遜與穆麟德記音對應表（二）

漢字音註	睦禮遜 (2016)	穆麟德 (2020)
米	mí (400)	Mi (43)
土	t'ú (439)	Tu (63)
倍	bé (133)	Be (18)
海	hæ (318)	Hæ (28)
來	læ (81)	Læ (39)

從如今方言比較可知，楊勳所擇的漢字音註，在「兩省九屬」中的確「堪以通用」，語音成分帶有相似性。楊勳編纂《英字指南》的理想，乃希冀以此漢字音註為基，逐漸掌握英文語音特徵後，不再拘泥於原「堪以通用」的漢字音註：

聲音之時，當其初學之際，口中未嘗說慣，稍覺不合，一經辨明，各以暗號自記，久久習慣，自能聲與俱化，而忘其土音也，中西口音之不同有如此，所望讀是書者，留心辨別焉。（卷 2，頁 52a）

本文以為《英字指南》的漢字音註，其中「江浙兩省通用字音」的觀念，各地語音雖具有相似性，但亦存有分歧，此乃「兩省九屬」地域差異所致。因此「兩省九屬」之人讀其書，依其音註，以自身語音習慣進行英文表達。就晚清英文教科書發展而言，《英字指南》的音註編纂，擴大了閱讀使用者的範疇。在《英字指南》之前的著作，如《英話註解》、《英字入門》等教材，僅限於以「勾章鄉音」、滬音等

語音注解；相對而言，《英字指南》的音註增廣了習用吳語語音的學習者範圍，惟其如此，此教材所呈現的英文讀音也反映了方音差異。

《英字指南》的音註理念，「兩省九屬」的學習者若應用於當時的語言環境，其同中有異的英文語音特徵，不會造成訊息交流的完全斷絕。此與詞彙對語音感知的影響有關，或可從「加農效應」(the Ganong effect) 的聽覺連續統實驗略窺一二：

……在連續統的一端是一個詞，而在另一端是非詞。例如，我們在 [da]—[ga] 連續統中增加一個尾音 [g]，就會得到一個介於詞「dog」到非詞 [gag] 之間的連續統。……在這個新的連續統中，我們會得到更多的「dog」反應，這就是 Ganong 的發現，這也使得我認為語音感知某種程度上受到詞彙知識的影響。(基思·約翰遜 2021：124)

由「加農效應」的實驗可知，對詞彙的理解會影響語音感知的判斷。若循此觀念思考《英字指南》的應用，當「兩省九屬」使用其教材與西洋外人對話時，即使各地表音略有分歧，並與英語音讀有所落差，西洋外人或能在語境及詞彙規範下，掌握對方欲表達的意涵。若經長期交流，英語學習者就能在原有漢字音註的基礎上，調整其英語音讀，進而達到「聲與俱化，而忘其土音」的程度。楊勳《英字指南》中反映「江浙兩省通用字音」的漢字音註對英語學習應具有實質的助益。

透過方音對照法，可見《英字指南》的音註字具有「堪以通用」的性質。楊勳為達此目的，對於各音註字的地域特徵有進一步的說明。從語言學角度觀察，可發現「江浙兩省通用字音」的應用具有實際的教學意義。方音對照法的運用亦有侷限，透過該方法，雖可觀察各音註字在「兩省九屬」範疇下的相似性，但對各區域內的近代吳音特徵卻難有細密掌握。該方法使用時，若能與傳教士的語音紀錄相搭配，

研究成果將更為精當。

六、結語

「釋證法」重視材料的真實與全面，近代西方傳教士的方言紀錄，對於晚清的方言研究，雖具有重要價值，但仍有模糊之處。本文撰作之目的，係嘗試藉由另一文獻視角，探索晚清時期的吳音面貌。至今晚清教科書的研究，如孫廣平 (2013: 4) 言：「……晚清時期的英語教科書研究，因其教科書文本的難以尋覓，則相應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本文研究的教科書文獻，計有《英話註解》、《英字入門》、《英字指南》三種，透過上述背景及其文獻分析可知，各本皆有吳語方音的性質，且具有寧波、上海、「江浙通語」等不同的語言紀錄，若以不同方法進行討論，對於近代吳音研究有一定的助益。

由於晚清英文教材的文獻性質，對音法為最基礎的研究方式。本文以對音法觀察《英字入門》的滬音音註中，中古入聲字與英語詞彙的對應關係，發現 [p]、[t]、[k] 入聲韻尾，皆已不存於曹驤的「滬音」之中，此些入聲字在《英字入門》中，僅作為一種短音的呈現。可見在十九世紀中葉，上海入聲 [k] 尾正往 [ʔ] 尾合併，合併完成的時間應早於前人的擬測，在 1874 年的《英字入門》中，[k] 尾入聲已不復存。對音法雖有助於晚清英文教材的方言音註研究，但由於文獻因襲、英語習得程度等因素，對音法的運用仍有侷限。

除對音法外，本文嘗試置入對譯規則的建構，尋求近代吳音探索的研究步驟。在勾章音註的《英話註解》中，透過對 [m] 尾英語詞彙音註規則的觀察，得以發掘有些音註字，今寧波音鼻音尾已不顯，但在《英話註解》的時代，應仍有鼻音尾特徵。對譯規則法須以對音法為基，並參照現今方言及傳教士相關紀錄，才得以適當運用。

若以方音對照法查考，可知《英字指南》「江浙兩省通用字音」

的音註並非單一的語音體系，而是具有「堪以通用」的關係。楊勳其實理解「兩省九屬」的語音差異，並擇選語音近似的音註漢字，在晚清英文教材的發展脈絡中，可見其突破。《英字指南》的漢字音註，擴大了英文學習者的範圍。此外，透過其音註形式，「兩省九屬」之人的語音表現即使有所落差、分歧，但在既有的詞彙認知影響下，當時西洋外人應仍能理解該音讀所表述的意義。然而透過該方法，僅能觀察語音間的相似性，無法更細密辨析「兩省九屬」的語音特徵。

晚清時期的英文教科書，由於其方言音註的性質，具有歷史方言研究的價值。但相較於西方傳教士的文獻語音紀錄，所受重視程度卻不高。若能結合二類文獻進行相互研究，對於歷史方言研究或將有一定的啟發。

（責任校對：吳克毅）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佚名，《無師自通英語錄》，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申昌書局石印本。
- 〔清〕唐廷樞，《英語集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同治元年（1862）緯經堂藏本。
- 〔清〕曹驤，《英字入門》，清同治十三年（1874）上海申報館版。
- 〔清〕陳宗彝，《音通》，清宣統三年（1911）石印本。
- 〔清〕馮澤夫等，《英話註解》，清咸豐十年（1860）守拙軒藏板。
- 〔清〕楊勳，《英字指南》，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1879）求志草堂本。
- 〔美〕睦禮遜 (William T. Morrison) 編著，朱音爾、姚喜明、楊文波校注，游汝杰審訂，《寧波方言字語匯解》，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6 年。
- 〔德〕穆麟德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寧波方言音節》，收入寧波市檔案館編，《寧波方言文獻集成：寧波方言音節；寧波方言便覽》，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 年。

二、近人論著

- 《上海通志》編纂委員會編 2005，《上海通志》，冊 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何大安 2008[1987]，《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二版，臺北：大安出版社。
- 何耿鏞 1984，《漢語方言研究小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沈兼士 1986，〈國語問題之歷史的研究〉，收入葛信益、啓功整理，《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21-41。

- 侍建國 2011,《歷史語言學：方音比較與層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周振鶴 1996,〈書同文與廣方言〉,《隨無涯之旅》，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 161-167。
- 周毅 2005a,〈近代廣東通事及其角色特徵之分析〉,《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 130-135。
- 2005b,《晚清洋涇浜英語及其影響史——以 1840 年前後至 1919 年的澳門、廣州、上海口岸為中心》，成都：四川大學專門史博士論文。
- 孫廣平 2013,《晚清英語教科書發展考述》，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
- 徐通鏘 1991,〈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收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輯 16，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46。
- 張愛雲 2013,《漢語鼻音韻尾演變史研究》，蕪湖：安徽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
- 張燕芬 2023,《中古陽聲韻韻尾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讀音類型》，北京：商務印書館。
- 莫再樹 2012,《晚清商務英語教學源流考鏡》，長沙：湖南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博士論文。
- 陳保亞 1999,《20 世紀中國語言學方法論：1898-1998》，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游汝杰 2002,《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 湯珍珠、陳忠敏、吳新賢編纂 1997,《寧波方言詞典》，收入李榮主編,《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卷 28，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馮法強 2011,《中古入聲在方言中的舒化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

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

馮蒸 2006,〈漢語音韻研究方法論〉,《馮蒸音韻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頁 1-17。

鄒振環 2004,〈晚清同文館外語教學與外語教科書的編纂〉,《學術研究》12: 115-123。

裴夢蘇 2023,〈洋涇浜英語的語音摹寫與創新——論曹驤《英字入門》的方言音韻價值〉,收入李無未主編,《國際漢語史研究》,輯 1,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頁 165-175。

趙元任 1956,《現代吳語的研究(附調查表格)》,北京:科學出版社。

錢乃榮 1992,《當代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錢乃榮主編 2015a,《19 世紀晚期的上海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_____ 2015b,《清代末期的上海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_____ 2015c,《開埠初期的上海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謝蓉蓉 2017,〈洋涇浜文本《英話注解》的文化特色研究〉,《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30.1: 25-30。

叢培凱 2016,〈論楊勳《英字指南》對陳宗彝《音通》的影響〉,收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編,《王靜芝教授百歲誕辰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頁 293-309。

_____ 2017,〈觀其會通、中西之變——陳宗彝《音通》的多元承襲與發展〉,《中國語文》(臺北) 722: 76-93。

〔日〕宮田一郎、石汝杰主編 2005,《明清吳語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日〕影山巍 1936,《詳註現代上海語》,東京:文求堂。

〔美〕基思·約翰遜 (Keith Johnson) 著,王韞佳譯,李智強審校 2021,《聲學與聽覺語音學(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瑞典〕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著，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 1940，《中國音韻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三、網路資料

吳語學堂，<https://wugniu.com/>，瀏覽日期：2022 年 5 月 15 日。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ccessed May 15, 2022. <https://www.oed.com/>.

A Study on the Wu Dialect and the Sound Changes in English Textbooks from the Late Qing

Pei-Kai Tsung*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there were frequent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demand for English learning in China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English textbooks compiled by Qing scholars accordingly began to appear. The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vocabulary in various textbooks was mostly annotated using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had to be pronounced in either Cantonese or the Wu dialect. Thus, the phonetic annotations in these late Qing English textbooks exhibit regional dialect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studies early modern Wu by investigating textbooks and literature from the period, such as the *Yinghua zhujie* 英話註解, *Yingzi rumen* 英字入門, and *Yingzi zhinan* 英字指南. It examines various types of docu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honetic comparison, translation rules, and dialect comparison, and discusses issues such as the entering tone codas of early modern Shanghai Wu, the nasal codas of Ningbo Wu, and the “common pronunciation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By analyzing late Qing English textbooks and combining them with previous records of dialects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I hope to further contribute to the research on early modern Wu pronunciation.

Key words: late Qing English textbooks, Chinese phonetic annotation, early modern Wu pronunciation, sound change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